

傷寒兼證析義

全

中國醫學大成第六集

外感病類甲  
傷寒叢刊之一

傷寒兼證折義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曹炳章主編  
中國醫學大成  
義理兼通  
醫價國醫全角

撰者 張飛騁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者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分發所  
長沙(開封)  
南京(徐州)  
濟南(濟州)  
平慶(廣州)  
常州(哈爾濱)  
天津(雲南)  
上海(杭州)  
瀋陽(梧州)  
西安(重慶)  
信陽(衡陽)

(瑜 章 者 校 書 本 )

## 傷寒兼證析義提要

清、張倬撰。倬字飛疇。吳江人。張登弟也。是書專論傷寒而兼雜病者。分中風、虛勞、中滿、腫脹、噎膈、反胃、內傷、宿食、咳嗽、咽乾、閉塞、頭風、心腹痛、亡血、多汗、積聚、動氣、疝氣、淋濁、瀉痢、胎產。凡十七種。設爲問答。極易明白。案傷寒論所謂合病併病。常觀六經兼證。而不及雜病。醫家亦多不明兼證。往往於臨證之際。顧此失彼。爲害甚大。此書能一一剖析。使治疫者不拘於一格。有功於傷寒不少。末附十二經、八脈、運氣、方宜等說。極爲美備。惟其所用方藥稍僻。然亦不足爲本書病也。

# 傷寒兼證析義目錄

中風兼傷寒論	一
虛勞兼傷寒論	五
中滿腫脹兼傷寒論	一〇
噎膈反胃兼傷寒論	一二
內傷兼傷寒論	一四
宿食兼傷寒論	一六
素患欬家兼傷風寒論	一九
宿病咽乾閉塞兼傷寒論	二三
頭風兼傷寒論	二五
心腹諸痛兼傷寒論	二八
亡血家兼傷寒論	三一
多汗家兼傷寒論	三五

積聚動氣兼傷寒論	三七
疝證兼傷寒論	三九
淋濁兼傷寒論	四〇
瀉痢兼傷寒論	四二
胎產兼傷寒論	四五
經脈	四八
奇經	四五
運氣	五六
方宜	六〇
	六七

# 傷寒兼證析義

長洲 張 倘 飛疇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 中風兼傷寒論

晨窗雪霽。光射四壁。張倬被褐方起。誦雪嶠熟煮春風劈爛椽之句。客有暈醒過我。而進苦雪篇者。中有凍餒相繼倒一語。撫然慨之。因呼從事爐頭。相與平章風雅。杯壘內論及醫道之難。而傷寒爲最難。傷寒而挾雜病者尤難。是以互古絕無兼該之例。後世不能兼善其術也。余曰。安有滔滔江漢。不通潮汐者乎。苟能純一其道。則圓機在我。活法隨人。何慮兼證之不克哉。客舉手稱善。請析中風兼傷寒義始。

## 問、中風經絡兼傷寒。

曰。傷寒邪從外入。中風風從內召。雖同具汗下和解之法。而虛實之機。微有不

同。傷寒悉從外邪起見。故必分營衛經絡。一毫不可混淆。中風外內合邪。故攻表必兼養正。如小續命中芎、歸參附之類。卽兼傷寒者亦當顧慮正氣爲主。若率意攻表。則營熱轉甚。在裏之津液勢必隨表藥外泄。而爲燥癢枯竭之證矣。

問、中血脈。

曰、中血脈。卽傷寒之半表裏證。傷寒邪未深入。但須和解。中風陰血先耗。故必養血。兼除風熱。所謂血行風自滅是也。在於傷寒者。和解藥中稍加調血之味。以滋血燥。不得任用滋陰涼血藥。

問、中府兼傷寒。

曰、中府多見閉證。與傷寒之裏實脹閉不殊。傷寒邪熱入腑。灼爍陰津。故用承氣以泄其熱。不得雜一味表藥。恐引熱勢上蒸也。中風是裏熱生風。本邪乘上。故攻裏必兼祛風熱。如三化湯中用羌活之義。閉證而見痰鳴喘嗽。面赤口張。爲正氣暴絕。此必不治。

問、中藏兼傷寒。

曰、中藏多見脫證。與直中陰經之自利無異。古法用三生飲治脾肺之中。地黃

飲子治腎肝之中。侯氏黑散治心與包絡之中。然用以治藏虛受邪之證。誠爲聖藥。若卒中昏迷。手撒遺尿。直陰失守之脫證。雖有合劑。不能復起。況兼傷於寒者乎。

問、類中兼傷寒。

曰、類中大綱有三。曰氣衰。曰火暴。曰痰逆。總皆陽虛。邪害空竅所致。河間之地黃飲子。爲下虛上盛。陰火暴逆而設。東垣之三生飲。爲脾肺氣衰。痰積於中而設。丹溪之星香二陳。爲形盛氣阻痰盛於外而設。在兼傷寒者。三法俱不可效。惟和營衛中。隨證加養氣導火豁痰藥。斯爲兼得之法。

問、中風本有六經形證。與兼感客邪何異。

曰、中風六經形證。是指口眼歪斜。肢體麻痺等症而言。與傷寒六經見症不同。然亦間有惡寒發熱之候。但中風雖有惡寒。必常時凜凜。或經日不止。不似外感之驟然惡寒。發熱如燔也。中風雖有火炎痰濕頭痛。必時甚時減。或晝夜甚。不似外感之頓然發熱大痛。晝夜不分也。中風雖有肢體煩疼。必麻痺不仁。或久臥床褥所致。不似外感之忽然壯熱無汗。骨節煩疼也。中風雖有表虛

自汗。必時常濶濶。不似外感之驀然發熱。頭痛自汗也。中風雖有往來寒熱。必常常若此。不似外感之發熱頭痛三四日而轉入少陽也。中風雖有大便枯約。必平昔至困艱難。不似外感之大熱數日。熱邪入裏而燥結不通也。中風雖有小水短瀆。必向來不利。或見頻數。不似外感之熱結膀胱。煩渴引飲。小腹脹閉也。以此審辨。則中風之本證兼證可了然心目矣。

問。有年少體肥之人。平素左半身無汗。脅下一片常冷。數日前索逋下鄉。是日天氣暴寒。舟中食飯一箸。隨食隨冷。便覺凜凜畏寒。登岸失足顛仆。扶挾解帶而寢。是夜即發熱頭痛。喘鳴胸滿。遍體煩疼。腰脊左脅尤甚。左半身不能轉側。仍冷不熱。手足亦微冷。第三日扶病而歸。其脈左手弦細。右手遲滑。縱不似外感之候。因見脈弦脅痛。與小柴胡二服不應。又似半肢風廢。與小續命亦不應。檢方書中半身無汗。例當二陳四物合用。按法治之亦無效。今舌上有微薄胎。而左畔白滑。右畔微黃。得病後大便已去二次。去亦無多。小便略見黃瀆。究竟此屬何症。當與何藥。

曰。此人素有寒飲。結聚脅下。更兼內外感寒。加以驚仆痰逆。則發熱喘鳴。頭痛。

胸滿身疼。勢所必至。其右半經脈貫通處受邪。則從陽而化爲熱。左半寒飲積結之界。平時尙且無汗。縱有寒邪湊泊。亦必從陰而釀寒。陽氣不到之所。自然重著。雖係陽氣不行於脈。自然弦細搏指。至於右脈遲滑。手足微寒。皆緣脾氣向衰。熱勢不盛。所以舌胎不能乾燥。大便不能結鞭。其小便黃濇一證。雖因肺胃氣化不行。亦見下焦真陽未艾。斯人向後必夭。目今尙可挽回。當與五積散晝夜三進。總藉辛溫解散之力。可以內消寒滯。中溫血脈。外逐表邪。一舉而有三得。其外可用白芥子、川烏、薑滓。炙熱包熨之。俟表邪分解。裏氣調和。然後用六君子加辛附薑桂之屬。徐溫中氣可也。

### 虛勞兼傷寒論

問、虛勞之人。兼感風寒者。何以知之。

曰、必先明受病之三綱。見證之五常。然後參詳脈證以辨客邪。三綱者。房勞傷。思鬱傷。醫藥傷。五常者。骨蒸。欬嗽。吐血。泄瀉。男子失精。女子不月。此皆本病之常。他症雖繁。莫如此五者爲甚。如平時骨蒸勞熱。時重時輕。火炎則面熱頰赤。

兩角隱隱掣痛。忽然壯熱頭疼。不分晝夜。是感客邪也。平時欬嗽聲怯。痰涎不應。忽然鼻塞聲重。涕唾稠粘。是感客邪也。平時關尺脈弦。忽然人迎浮盛。是感客邪也。醫不達此。每認本病變重。日與調輔。助邪深入。傷殘之餘。立刻告竭。究竟不知其爲風寒。而反歸咎於飲食居處。不亦寃乎。

問房勞傷者。先見何症。兼客邪者。當用何藥。

曰。房勞傷者。作強太過。而傷其先天也。世俗謂之陰虛。而實兼傷陰中陽氣。故敗先天。若云腎水受傷致病。則有質之精。依然後天水穀所化。安得謂之先天乎。惟素稟虛寒。陽氣不振。恣餌金石。熱毒入於腎藏。傷耗真陰者。乃爲陰虛。其症皆從下而上。由腎肝而至於脾。或先失血。或見遺精。次見欬嗽骨蒸等症。真陽虧者。乏氣少食。後見泄瀉而危。真陰虧者。強中熱中。必發癰腫而斃。故治本病之陽虛。八味腎氣異功保元等藥。兼外感者。黃耆建中。本病之陰虛。六味都氣補陰虎潛之類。有藥毒者。滋腎丸洗滌之。兼客邪者。小建中加丹皮。先吐血者。爲營血受傷。黃耆建中加當歸。先遺精者。爲封藏不固。桂枝加龍骨牡蠣湯。雖有外邪。無逾上法。但須參邪之盛衰。從少從多。以爲活法可也。

問思鬱所傷。較斲喪所致者。孰重孰輕。症治與房勞何異。

曰。斲喪是精氣受傷。所用填補之劑。思鬱是神氣受困。七情之火交煎。真陰不  
久告匱。豈藥石之所能療哉。惟早適其志爲第一義。此病起於腎。關乎心。而迫  
肺傷肝及脾。再交水火。謂之七傳。初起骨蒸乾咳。繼則亡血失精。女子不月。至  
死而面色不衰。以其陰火蒸騰津液於上。所以肢體日削。神采愈鮮。不似房勞  
之精氣先傷。而形神枯索也。在初趁真陰未耗時。急宜調治。如地黃丸。逍遙散。  
歸脾湯之類。若經閉不行。而氣體尚強。可用玉燭散疏滌其熱。次以金匱下瘀  
血湯作丸。歸脾湯下之。倒經血溢於上者亦然。男子失血遺精。都氣丸加鯿膠。  
與四烏鵲骨一蘆茹丸間服。有外感者。通宜小建中加大劑牡丹皮。服後熱不  
除。合當歸補血湯自止。若誤與薑黃升柴等藥。多致昏熱痞悶。變害不測。慎之

慎之。

問醫藥傷者。傷在何經。治用何藥。更加傷寒。尚可挽回否。

曰。此皆表邪發散不清。病留肺絡。而致欬嗽連綿。醫者不察。誤認陰虛肺熱。而  
與寒涼清肺。降火滋陰。其邪從皮毛入肺而及心胃。爲從上而下。亦有因寒涼

傷胃。胃輸寒氣於肺。咸必先嗽而後寒熱也。復有風熱認作風寒。誤投辛散而傷少陰之經者。必先欬唾膿血而後泄利。又有汗下太過。失於調養而成。此則營衛又傷。必先微寒數熱而後欬嗽。如此皆能致虛。若於本門求治。百不一效。惟用傷寒搜滌之法。庶或可圖。但得形氣未衰。脈證相符。縱加客證。亦有成法。如邪留肺絡。而喘欬不休。脈見浮緊浮數者。大小青龍、射干麻黃選用。喘咳有血者。和劑、款冬花散之類。服二三劑。而更鼻塞聲重。有似傷風之狀者。此邪從上泄也。卽當以保元異功少加細辛。調和中氣。兼六味丸。加桂枝滋其下元。若服二三劑不應。反加喘欬。脈疾或腹痛聲啞者難已。如寒涼傷胃而欬畏寒少食。氣口脈見緊細沉弦。大劑桂枝人參湯。服四五劑。而見下血。或有積沫。小腹微痛。喜得溫。按者邪從下泄也。小劑理中湯和之。七日不止者難治。風熱誤用辛溫者。麻黃升麻湯、萎蕤湯、消風散。隨輕重而施。以上等法。皆是因風寒久伏。故與兼容邪者同治。惟汗下太過者。當助正氣。如十全大補、大建中、人參養營酌用。倘邪乘虛入而見表證。新加湯、桂枝加附子湯、柴胡桂枝湯。諒寒熱施治可也。

問、虛勞之因不同。而所見之症則一。其故何也。

曰、致病之因雖異。其所受病者不過陰陽血氣而已。故凡治療必察陰陽。如骨蒸勞熱之晡發夜盛。善渴易飢者陰虛也。晝日煩熱至夜稍安者陽虛也。咳嗽咽乾。咳甚略有粘痰者陰虛也。嗽多清痰。嗽甚則嘔水者陽虛也。吐血紫赤濃厚光澤。或有結塊星縷者陰虛也。血色晦淡無光。吐久不凝。或雖有瘀結。多帶痰水者陽虛也。泄瀉臭穢。身熱煩渴。或兼膿血者陰虛也。瀉下純清水。或白沫者陽虛也。失精夢寐不寧。二便引急陰虛也。陰頭寒而精出不知。或溺後常有滑精者陽虛也。經閉發熱欬嗽。五心煩熱者陰虛也。小腹引痛而背微惡寒者。陽陰氣有餘循經而乘陽位。必有乾血。若經雖不行。但少食倦怠。腰腹不痛者。陽虛也。陽虛則氣衰不能生血。經雖不通。必無結血。此病機之最要者。勿以其繁而忽諸。大都陰虛則熱。陽虛則寒。陰陽俱虛則寒熱之證錯雜而見。又當審其偏勝而爲處方。設不知此。日以不寒不熱之劑投之。則偏者愈偏。勝者愈勝。永無均適之期矣。故智者臨病。務在調其所偏。察其所變。診察之際。其脈忽然鼓大。證異平時。便當推原飲食起居。以辨有無客邪之應。又有忽然惡寒發熱。脈

無常候。乃陰陽倚伏。亢極反害之大虛證。豈可亦認風寒而與開泄。不旋踵而告變矣。歷觀此證。但陽虛可服參耆者。十全五六。陰虛不服參耆者。十難救一。若年在三旬向外者。其人質幹日固。尚可斡旋。如在二十上下。非特筋骨柔脆。抑且情性難制。縱極力圖治。終難克效。

### 中滿腫脹兼傷寒論

問、脹滿兼傷寒。當與何藥。

曰、先察其脹之屬寒屬熱。詳其邪之在表在裏。方可議藥。

問、諸脹腹大。皆屬於熱。恐無屬寒之理。

曰、曷觀罐中之水。冰則脹。脹甚則裂。豈非寒極脹閉之一驗乎。

問、脹滿之寒熱。何以爲辨。

曰、諸病水液浸澈清冷。皆屬於寒。水液渾濁。皆屬於熱。然亦有本寒標熱。而大便不實。小便赤濇者。大抵中滿當辨痰飲食積。水腫當辨陽水陰水。鼓脹當辨氣血蟲積。此爲大綱。

問、腫脹之表證。寒者何治。熱者何治。

曰、中滿腫脹之人。痰濕素盛。中氣先傷。更加傷寒。未有不先犯胸膈。而爲煩擾不寧。喘脹嘔逆之患。外證雖有頭疼發熱。人迎未必緊盛。然往往有氣口反大於人迎者。倘醫者不加辨察。只認本病變重。而與清熱利水。恣邪深入。輒轉誤藥。不死不已。邪在表時。切不可動其痼疾。亦不可恣用表藥。惟當和其營衛爲主。如寒脹用桂枝加附子湯。五積散。熱脹用桂枝加厚朴杏子仁湯。芎蘇散之類。本寒標熱者。膀胱津氣大虧。慎不可用利水藥。惟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加葱白最當。若溺閉小腹鞭滿者。合用春芎湯。以五苓開結導水。四君滋其化源。此瀉中寓補之義也。

問、見半表裏證何治。

曰、此病本在裏。邪復向裏。如大小柴胡之類。皆無妨礙。

問、見裏證何治。

曰、宿病雖有虛實寒熱之不同。若更加外邪乘機內入。雖正氣本虛。亦當微導。以泄其熱。或通幽門。或疏水道。隨其攸利。若以其虛而禁攻。則邪氣流連。漫無

問、中滿水腫鼓脹。兼傷寒者。治各有異否。  
解期矣。至於真元虛憊者。神丹不可復起也。

曰、三者皆屬裏證。咸禁升發。而中滿者汗劑中宜加痰氣之藥。則不至於逆滿。水腫則可用開鬼門之法。惟極虛陰水與陰水陽標者戒汗。若鼓脹則大忌發汗。當理中兼調營衛。多有浹然汗出而解者。若用補劑。則熱轉劇。脹轉甚。必無得汗之理。至其傳裏。當各隨本病之氣血陰水。兼以養正藥治之。慎勿以其虛而驟進壅補。亦不可因其脹而擅用峻攻。此治虛中實邪之大法也。

### 噫膈反胃兼傷寒論

問、噫膈反胃。異名同類。倘復爲客邪所傷。其治亦彷彿否。

曰、噫者。食卽帶痰而出。有時屈曲而下。膈者。膈塞閉絕。上下不通。反胃者。飲食如常。後必傾囊而出。三證雖各有辨。而致病之由。總不離乎鬱結。故其治亦不甚相遠。潔古以上焦吐者從乎氣。言食則暴吐。心下嘈雜。皆痰飲鬱火所致。中焦吐者從乎積。每吐則膈間隱隱刺痛。必有死血。好飲熱酒人。每多犯此。若默

默如癥者爲蟲積。靈樞所謂蟲爲下膈是也。下焦吐者從乎寒。食久不消。經曰必吐。乃火衰不能生土。土不制水之候。王太僕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久反出。是無火也。觀噎膈反胃。證雖不一。其可治不可治。可一言而知。在老人中氣久衰。血液枯槁。更加鬱結。而成真膈者。卽不兼傷寒。百不一療。惟血氣未衰之人。因痰飲死血搏結爲患者。縱加表證。尙可圖治。其症雖發熱頭疼。而足必冷。傷於寒。則鼻燥身疼。而脈微緊。中於風。則鼻鳴乾嘔。而脈微數。以中氣久衰。不能鼓搏其脈。熱勢亦不能盛。與鼓脹之中。蘊濕熱者不同。是以辨治尤難。治此者。雖當散邪爲急。然必先安中氣。如甘草乾薑湯。加桂枝薑棗之類。切不可雜一味耗氣破血攻伐宿病之藥。若胃虛而逆。大半夏湯。薑香安胃散。皆以人參助胃氣。行藥力也。胃中痰濕上逆。腸鳴膈痛者。半夏瀉心湯。以乾薑、黃連和其寒熱。則不致於扞格也。反胃嘔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以澤瀉湯引桂枝乾薑之辛。入膀胱。行布水精於五經也。若腎虛水逆而嘔。金匱腎氣丸減半地黃。倍用桂枝。兼散邪以收攝之。熱吐酸水噦逆。橘皮竹茹湯。下佐金丸。如見裏證。不妨用下奪之法。使氣下而不上。正與本病相合。如半夏生薑大黃湯。人

參利膈丸。皆可應用。但胃中寒冷者。又爲切戒。故仲景有客裏不能消穀。胃中寒冷則吐之論。當效理中加枳實加附子等法治之。

### 內傷兼傷寒論

#### 問、勞力感寒。與傷寒證治何異。

曰、勞力是內傷其氣。氣傷者補之。傷寒是外傷其形。形傷者瀉之。此形氣俱傷。內虛外實。有攻補兩難之勢。復有兼停宿食者。尤爲扼腕。設醫者素無成見於胸中。必致發汗以傷其表。則外熱轉盛。消剋以傷其裏。則痞脹益堅。輒轉戕伐。計無所施。惟有極力攻下而已。深可慨也。夫內傷一證。因勞動太過。陽氣亢極。而化爲火。火氣內盛。陰氣先虧。陽愈盛而陰愈衰。乃致清氣不升。濁氣不降。陰陽交錯。穀氣少進。胸中之陽既不能內守。勢必上逆外擾。而爲身熱頭痛。有似乎傷寒之證。而實非外感之邪。內經所謂陰虛生內熱。陽盛則外熱是也。後世惟東垣深得其旨。因立補中益氣湯。以升舉清陽。補益中氣。則濁陰不降而降矣。此方雖專爲內傷脾胃而設。然邪乘虛入。非兼補則必不解。即於此湯稍加

表藥熱服取汗最捷。兼停宿食者。桂枝人參湯。若傷寒重而內傷輕。黃耆建中湯。至若始爲熱中。當確遵東垣補中益氣之法。未傳寒中。則又不能出仲景理中湯之範圍也。

問。仲景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者發渴。夫脈弱則無熱邪。何故發渴。又何以知其爲傷寒。

曰。傷寒一科。原以證爲主。脈參之。此因勞形作力。而感寒發熱。故以形作寒。傷目之。今世所謂勞力感寒者是也。夫傷寒之脈。法當弦緊。今因勞力傷其津氣。氣傷不能鼓運其脈。所以反弱。津耗不能上蒸於咽。所以作渴。雖非熱邪灼爍使然。而津液受傷則一也。按切脈之道。古人原合望聞問三法而言。今之病家不達此理。深居幃幄。惟以切脈試醫。醫者又恥於詳問。每多忽略。設遇此證。此脈得無誤治之失乎。况人所稟之脈。與面目性情不殊。有偏大偏小。純陰純陽。反關四出。種種異狀。皆生成本脈。豈可悉歸之於病候耶。客云。向謂醫道之難。莫甚於脈。今聞是言。則知診法又不在七表八裏。而在活法推詳。幾幾乎難言之矣。余曰。醫無難。察脈難。辨證難。用方難。夫察脈雖難於活法。而實無外乎規

矩。不過原其人之清濁貴賤。形志苦樂。與脈候之符與不符。便可推測病情之逆順。譬諸塾師講學。得其旨者自然不違於理。用方如儒者作文。人一其旨。能有幾人合局。辨證如釋氏參禪。未悟已前。舉止障外。旣徹已後。觸處靈通。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然後方可自信而爲人司命也。

### 宿食兼傷寒論

#### 問、傷寒何以見有宿食。

曰、傷寒而見胸前大熱。額顱脹。胸腹滿。按之痛。或嘔逆。或泄利。或腹痛。皆是停飲之候。若右關脈見遲滑。爲宿食傷胃。濡伏爲脾陰受傷。數盛爲食積發熱。往往有脈見促結。症見足冷。乃宿食妨礙經脈流行之道。而然不可遂認爲代脈陰證。大抵傷寒有發熱頭疼。雖見脈沉足冷。陽道痿縮。皆是陽證夾陰。合用溫中兼消導之劑。宿食一通。胃氣敷布。又當從陽證例治也。若誤認陰證而與四逆。則熱勢轉亢。真陰立槁。多至亡血躁亂而死。誤作實治。而與承氣。則真陰下脫。虛陽上逆。多致喘脹開泄而死。近有一醫治尤德昭霍亂四逆。煩渴脈伏。誤

與溫中藥。遂嘔逆發斑。屢更四醫。雜治罔效。第七日求救於余。余曰。六脈洪滑而促。呃聲頻併。斑色掀赤。舌本紫腫。證脈俱陽。始先所見厥利脈伏。皆宿食阻塞於中。脾氣遏絕之候。腸中之垢雖下。胃中之實未除。與涼膈散去硝。加犀角、黃連。一服斑退。呃止。而愈復有少年患夾食傷寒。足冷面戴陽。醫用發汗藥。致動陰血。而見四逆。嘔泄無度。他醫用枳實理中。夜半陽同足煖。前醫復用消導收功。極詆參朮爲非。病家反以爲然。詎知此證之生。皆假溫中之力耳。一同道之室。傷寒夾食。自用疎經引導。四五日後。邪熱入裏。而煩渴引飲。水道黃赤。用五苓散一服。遂致水逆不入。小便涓滴不通。心中懊憹不安。下問於余。令用大劑五苓散。隨吐隨灌。繼用梔子豉湯。灌吐稠痰水飲數升。二便隨下。午夜即得寧寢而安。彼謂與自用之藥。未當有異。藥力未到。不得收功。安知其爲先前誤用五苓。頓服犯本。改仍用五苓灌吐。領之外泄。其先後進三次。更難爲世俗言也。

問。傷寒食。何者宜消。何者當下。

曰。其法先徹外邪。繼除裏實。在胃則宜消。在腸則當下。若不分經府內外并治。

必致引邪內犯。故有外證未除。不可攻裏之戒。然人之所稟。不無偏勝。所食亦有寒熱。不可一途而取。如胃中痰濕素盛。必兼理氣豁痰。胃虛不能蘊熱。必兼溫中消導。有寒食伏久而化熱者。當兼清食積之本。有過用消剋傷胃者。當溫養中氣。以資健運之功。若夫下證之緩急。豈特三陽明三承氣而已。如虛寒壞病。非借人參之力。則攻之不應寒。積固結非。藉附子行助。則下之不解。濕熱脹閉。前後不通。下證最急。非用木香、芩、半。開發痰氣。則推之愈逆。大約水道不通。腸鳴腹滿之證。必無燥結。大黃必須薑製。芒硝斷不可施。與夏秋腸澼同法。故有一下即安者。有下後腸空。胃中之實得下。而復結者。即製劑之大小。亦當師以成法。如大承氣以蕩實熱。大黃不過引用兩許。雙解散分解內外蘊熱。和雜藥不過二錢。必續續而進。漸取開結之功。枳實梔子豉湯治食復。所加大黃不過博棋子大五六。故臨證處方之際。苟非講明有素。必難合轍也。

問。傷寒停食證治。四時有異否。

曰。非但四時證治有異。病名轉變。各各不同。而水火方隅。亦是不一。如西北土地高厚。風寒凜烈。患傷寒者。非特冬時。春夏恆多有之。嘗有北人在南。感寒二

三日尙惡寒不止。直待服表藥後方發熱脈浮者。若嶺南炎方瀕海。冬月不寒。陽氣常泄。四時多患瘴癘。總無傷寒之病。在大江已南水土卑弱。寒煖不時。傷寒與冬溫常間雜而發。舉世不察。概與辛溫發汗致變風溫而死者多矣。亦有邪伏經中。至春夏而發爲溫病熱病者。至於春夏非時暴寒之證。與傷寒迥殊。冬月寒水司令。其邪雖必從太陽而入。實由陽維而斜次三陽。陰維而斜次三陰。蓋邪氣滿溢。必注溝渠。所以不從十二經而隨入脈也。其有宿食者。則必併諸陽明。以其經上貫額顱。是以必脹。卽府實熱蒸頭痛亦然。若夫春時感冒。則司令已屬風木。必先少陽受邪。少陽在中。陽明太陽在外。受則三經俱受。故治感冒之藥。皆不分經絡。如芎蘇、神朮、正氣之類。爲停食感冒之的方。春時陽氣方升。致汗頗易。與蟄藏之令自是不同。夏月津本外泄。表氣先虛。雖或觸冒風露。消暑藥中略兼透表即解。若恣用風藥。不無鼓動痰濕之虞。如更加停食。必致喘脹逆滿矣。大抵停食感寒。無論何時何證。但氣口脈顯滑盛。而手足溫和者。皆爲易治。若脈見短濶。而四肢易冷者。必難克效。此爲總訣。

### 素患欬家兼傷風寒論

問、雜病以欬嗽爲重。傷寒以欬嗽爲輕。請明其故。

曰、雜病之繁冗難明者。莫如欬嗽。究其源。不過胃氣不清。陰火上乘。二者而已。內經雖分五藏六府諸欬。而所重尤在聚於胃開於肺六字。此內因之大綱也。外感之欬嗽。有風從皮毛而入於肺者。有寒從背俞而入於肺者。有素患欬嗽。復加風寒。及形寒飲冷所致者。外感乃暴傷經絡之邪。一表即清。故爲輕。雜病積久而發。且有寒熱虛實新久之不同。卽善察病機者。急難獲效。故爲重。若夫外內合邪。邪正交互。藏府糾結之證。斷非見病醫病者之可以克任也。

問、胃氣不清之欬。其病在胃。客邪所傷在經。治當從府乎。從經乎。

曰、胃爲藏府之總司。肺爲諸欬之門戶。不但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六府。卽諸府之氣靡不本之於胃。故凡藏府諸欬。咸聚於胃。而關於肺也。所謂胃氣不清者。言水穀之氣不能如霧上濡於肺。而轉溉諸藏。勢必留積於胃。隨熱氣而化爲痰。隨寒氣而化爲飲。胃中旣爲痰飲所滯。則肺之氣亦必不清。而爲諸欬之患者矣。其有六溼外感之邪者。又必兼經而治。如肺胃素有寒熱痰飲諸嗽。皆用上焦陽分之藥。則與風寒無礙。但虛嗽久嗽之兼風寒者。則難於補斂。稍費周旋。

耳。外感諸欬中。惟風熱風燥二症。世所難明。如冬時先傷非節之煖。復加風寒。外遏而致欬嗽。痰結咽腫。身重自汗脈浮者。風熱也。治此者。當辛潤以解其邪。如姜蕤湯之類。切勿誤與。辛熱發汗。致變風溫溫毒。自利發斑。種種危殆。至於風燥一證。辨治尤難。蓋燥爲秋氣。令不獨行。必假風寒之威。而令乃振。欬乃發也。然考之於經。則不曰秋傷於燥。而言秋傷於濕何也。夫秋令本燥。以長夏濕土鬱蒸之餘氣。漸瀆身中。隨秋令收斂而伏於肺胃之間。直待秋深燥令大行。與濕不能相容。至冬而爲欬嗽也。此證有肺燥胃濕兩難分解之勢。古方中惟千金麥門冬湯。千金五味子湯二方。獨得其祕。不知者以爲斂散不分。燥潤雜出。則又置而不用。總未達分解風燥之義耳。喻嘉言先生不明濕氣內伏。燥令外傷之意。直云內經獨遺長夏傷於濕句。致令秋傷於燥。誤爲傷濕。殊失內經精微之奧矣。

問、陰虛欬逆之人。龍火易於炎上。若更感風寒。而用升散之藥。則虛火愈炎。爲之奈何。

曰、胃氣不清之痰。其證類繁多。若陰虛火炎之乾欬。惟有房勞傷精。思鬱傷脾。

兩途審係精傷。則宜補精神。傷則當養神。一定法也。有客邪加臨。而見表證。頻與小劑桂枝湯。和其營衛。然必倍芍藥以護陰。增膠鈿以潤燥。使中氣有權。則陰火不致於上炎。以共襄建中之功。况芍藥得桂。無酸寒收斂之虞。桂得芍藥。無妄動陰血之患。如氣虛畏寒。手足寒者。則加黃耆。血虛煩熱。手心熱者。則加牡丹皮。實陰虛感寒之神丹。卽欬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亦不出是湯也。至若夏秋陰虛感冒。莫如葱白香豉湯最宜。兼可以救溫病熱病時行疫癘之陰虛者。家大人嘗言。崇禎辛巳歲。飢民困江南。疫癘大行。凡服發表攻裏之藥者皆死。惟用敗毒散。補中益氣湯。多有得生者。馮長年孝廉。素患陰虛欬嗽。而犯時氣。遂用葱白香豉湯。加人中黃。童便。三日而安。又一地師宿有血證。亦感是氣。卽是前湯更加犀角丹皮。服後大便下血而愈也。皆時氣中之變證也。近王公峻先生治一孕婦。風熱欬嗽。已經發散。後胎上逼心。上氣倚息。欬則遺漏。用紫蘇飲。去芎藶。腹皮。加萎蕤。白薇。三劑而胎始寧。家昆誕先治一少年陰虛而傷秋燥。常時火炎乾欬。五心煩熱。妄夢失精。小水時白。時黃杪秋忽大欬嗽。坐間偏地清痰。周身凜凜畏寒。肌表微微發熱。欬甚則嘔。嘔則鼻衄如注。大便結燥。

小水如淋。先用異功散去朮加山藥。次與六味丸加麥冬五味。半月而嗽方止。歷推諸驗。未有不重在本病者。大抵火炎乾欬。悉是陰虛。古人雖有腎肝同治之論。然細格病情。多屬腎水枯竭。肝藏多火之證。所以只宜壯水制陽。若導火之法。斷斷不可輕試也。

問、形寒飲冷所傷。與停食感冒何異。

曰、停食感冒。是三陽經受病。食雖停而未嘗固結。胃府未必受傷。故但於解表之中。略兼運痰理氣。其食自消。此形受寒氣。胃傷冷食。內外併傷。乃致移寒於肺而爲欬。隣國尙然爲壑。同氣連枝之脾。能無寒中之患乎。此一經一府二藏。同時受病。非桂枝人參湯。枳實理中湯。四逆加人參湯等。不能圖治。豈停食感冒之可與比例哉。

宿病咽乾閉塞兼傷寒論

問、人有素患咽中閉塞者。復傷於寒。則汙下俱禁。有平時咽喉乾燥。而患傷寒。則但禁汙。而不禁下。何也。

曰、乾燥與閉塞。二者輕重懸殊。素常咽中閉塞。是腎藏精血空虛。生陽之氣不能隨經上循喉嚨。所以汗之則血隨虛陽上脫。而厥冷踰臥。下之則氣隨真陰下脫。而下痢身疼。水漿不下也。平昔但乾燥而不閉塞。乃胃中津液不充。所以不宜發汗。設不知此。而與汗劑。重傷津液。不待經傳入府。而爲燥結之患矣。故善治者。一見裏證。卽當微下以泄其熱。若待結定而下。則與延寇入室何異哉。問。虛人不宜發汗者。並用建中以和之。如胃燥而用膠鴟之潤。愚所易知。若夫腎虛而用建中。反實土以勝水。能無愈傷其陰之慮乎。

曰、方所謂建中者。原在建立中土而提腎水。方中全賴以芍藥內護其陰。使虛陽無泛上之虞。則桂枝輩得以建辛甘發散之甘。更加膠鴟以滋中氣之燥熱。而助其作汗。豈香燥助脾。而有傷犯腎水之慮乎。

問。咽中閉塞之見裏證。當用何藥。咽喉乾燥之見裏證。當用何藥。

曰、仲景猪膚湯治咽中閉塞之裏證。神驗外編用童子小便。調生白蜜。加猪膽汁。隔湯溫服。面戴陽者去蜜。和葱湯亦佳。咽喉乾燥者。用蜜煎導熱。甚用猪膽汁導。臍腹按之痛。用小承氣急下。以救胃中之津液。所以仲景但禁汗而不禁

下也。

問咽喉痛。非有大熱。卽爲大寒。寒者何以致痛。請明其故。

曰。熱則大氣鬱蒸。血液燔灼。寒則經絡閉塞。陽氣不通。皆能致痛。其證雖繁。大約不出胃熱。陰火。寒犯少陰三種。如痛而喉舌赤腫。痰氣壅盛。身熱煩悶。前後不通。渴欲飲水。其脈實大有力。或沉伏而滑。皆胃中痰濕。挾心包之火爲患。此爲實邪。或涌或泄或砭。皆能取效。如咽喉雖赤。而不甚微腫。面上時有拂鬱之色。而手足不熱。二便不閉。渴喜熱飲。或口中時有清涎上湧。此龍火上騰。而汲引陰津於上。最危之兆。若左脈弦數者。陰虛水不制火。惟宜壯水制陽。若六脈數疾無倫。或右尺譬譬虛大者。虛陽遊散於上也。又當用導火歸源之法。此皆雜病。卽有壯熱。不得以傷寒目之。其驟痛無熱。而不腫不赤不渴。舌淡青紫。或嘔泄清水。二便清利。脈來沉緊者。此大寒入犯少陰之經也。若二三日而見煩熱燥亂。面赤足熱。脈變虛大者。陰極似陽。虛陽發露之候。急宜通脈。四逆白通加猪膽汁湯瀉之。遲則不救。

## 頭風兼傷寒論

問。有患傷寒者。屢用發散。汗出身涼。而頭痛愈劇。徹夜叫號。至夜則有微熱。此屬何故。

曰。此必素有頭風。或血虛風熱。而過汗重傷血液。所以其病益甚也。

問治此者。仍當祛風乎。清火乎。抑宜養血乎。

曰。風火相煽。額與眉稜目珠俱痛。當用選奇湯。兼清風熱。久鬱成頭風者。清空膏茶調散之類。大寒犯腦。痛連齒頸。鬱閉成火者。非兼調寒熱。則火不散。如本事玉真丸。寶鑑石膏散。隨表裏而開發之。痛久不除。須防目翳之患。肥人濕上盛者。半夏白朮天麻湯。瓜蒂散。清理濕熱爲要。若兩太陽痛連目梢者。爲血虛。雖宜養血爲主。然有火則兼清火。有邪則兼散邪。如四物湯加細辛、蒼耳、芽茶、當歸。補血湯加葱豉、薑棗。皆前人已驗之良法。

問。一婦素稟羸弱。產育過多。常患頭痛。背上畏寒之極。夏月必用綿絮裹首。複衣掩背。初冬傷寒。發熱頭痛異常。周身痛楚。膝下與手臂皆不溫。而手心獨熱。胸膈無恙。二便如常。或用表藥。熱勢不減。畏寒轉增。胸膈迷悶。二便艱滯。李懷茲先生用補中益氣。加蔓荆子微汗而安。愚謂此婦雖虛。然旣犯傷寒。法當解表。何乃汗

之不愈。補之卽安。幸明示以開茅塞。

曰。此婦素常陽氣不升。而頭疼背寒。復與發散。傷其衛氣。所以熱不除而轉加畏寒也。用補中益氣。以升舉清陽。衛得參著之力。自能祛邪外散。非深得東垣之旨者。不能也。

問。一老婦久患偏頭風。諸治不效。春間復感風寒。方士用火鍼刺風池。合谷等穴。鍼處皆發赤腫。氣從小腹上衝。不時頭面赤熱。諸醫莫解其故。因延瘍醫治之。用消毒藥。腫愈堅大。施元禱先生用桂枝湯數劑而平。細繹此症。似屬邪熱。而用辛溫之藥。反效何也。

曰。此卽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之成法。賴有施子。能用知仲景之學。尙不至於全廢也。

問。今有一少年。形體肥盛。患傷寒昏熱。或用表藥不得汗。遂譏妄躁亂。愚用涼膈散。加黃連而熱除。但頭痛經月不止。晝則目珠與眉稜太陽俱痠疼。夜則大痛。引急如掣。目中如有風吹狀。以熱掌按之。卽稍覺爽快。寐則頭與胸前大汗如瀉。左脈緊細。右脈浮緩。服茶調散。用搐鼻法不應。與養血藥亦不應。不識此爲何病。何

藥可以收功。

曰。此熱邪雖從內泄。而寒痰襲於經中。因體肥不能外泄。所以流年不解。內經所謂其人肥。則爲目風眼寒是也。治當解營分鬱閉之火。除經絡沉漚之寒。授以三因芎辛湯。加生石膏半兩。數日必能獲效。服之果然。

### 心腹諸痛兼傷寒論

問。凡宿有心腹諸痛。因外感之邪。觸動而發。若欲先治表證。裏痛勢難刻緩。若欲兼治其痛。又恐有礙於表。歷考方論中。素無成法可師。幸顯示至理。以補昔賢之未逮。

曰。諸痛皆有表裏、氣血、虛實、寒熱之分。其痛在肌表者。中間不無裏證。如胃脘留伏痰飲之臂痛。腎虛足不任地之脚心痛。腎衰風襲之下。體痿弱骨節疼痛。豈非痛在外而病根於裏者乎。然病雖從內而發。其實痛在經絡。所以治表之藥。總無妨於本病。但不可不顧慮血氣。以虛其虛。痛必轉劇也。其胸脅肩背諸痛。症雖不一。以大綱論之。悉爲陽分之疾。縱有傷寒表證。而痛楚不堪者。不妨

兼治其痛。並無引邪入犯三陰之虞。即使陰邪上犯。不過先溫其裏。若腎心痛之與背相控。如從後觸其心者。仍無礙於裏證也。觀仲景太陽例中。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則知內有虛寒者。必當先溫其裏。而後解表。乃正治也。至於腹臍小腹諸痛。雖皆陰分之患。然既有表證。則可從表治之。如腰痛而兼外感。亦須桂枝湯以分解太陽之邪。則裏氣亦得疏通。而痛必少緩。寒者則加附子以溫之。腹痛用小建中。爲土中伐木之聖藥。血虛而氣散者尤宜。有寒則加乾薑。寒甚則加附子。虛寒則用桂枝人參湯。寒極而嘔。金匱大建中湯。少腹痛。用當歸四逆湯。寒加吳茱萸最妙。此皆兼理外內之良法也。大抵有宿病之人。不得用峻汗峻攻之法。必參其人之形氣盛衰。客邪微甚。本病之新久虛實。向來之宜寒宜熱。宜補宜瀉。宜燥宜潤。宜降宜升。或近日服過何藥之相安。不相安。其間或挾痰。或挾血。或挾火。或挾氣。或挾水。或挾積。務在審證詳明。授劑果決。自然隨手克應矣。故凡智者用古法。法不離古人。而實未嘗執古人之成法也。

問。一少年素有便血。自言觸穢腹痛。經日不止。因覓土醫。刺委中出血如注。是夜

卽大發寒熱。頭痛如搗。腹脅滿痛。不能轉側。讖語如見鬼狀。一館師以大柴胡下之而愈。愈後不時寒熱咳嗽。服滋陰清肺之藥。兩月餘。其咳愈甚。近日飲食多進。大便作瀉。而兼下血。左右關尺皆弦細而數。未識此證。尙可圖治否。

曰。此必刺委中時。感冒風寒。因其人素有便血邪。乘虛入而爲熱入血室。如陽明病下血讖語之例。非獨婦人經水適來適斷。而有是證也。用大柴胡得愈者。是偶中痛隨利減之效。原非正治。所以愈後不時寒熱咳嗽。脾胃清陽之氣下陷。而肺失通調輸化之氣也。斯時不與調補脾胃。反與寒涼清肺。則脾氣愈傷。不能統血。而爲下脫泄瀉之患。虛損已成。雖可久偷生。恐難爲力矣。蓋腹痛一症。舉世咸謂沙脹。或刮或刺。或飲冷水。種種爲害。非淺。曾見有陰虛停食腹痛。誤飲冷水。吐利不止。周身青黑而斃者。有經水將行作痛。亦飲冷水。經閉不通。而成蠱脹者。與夫痛痺一證。靈樞謂之賊風。後世方書名爲痛風。亦曰白虎歷節風。近來呼爲箭風。例禁湯液。恣用鍼艾火焫。愚夫無知。被其煽惑。而受非刑。固不足訝。卽明哲之土。亦嘗以箭風二字。鑿鑿而談。且有自任時醫者。身有所痛。必倩村中叟嫗。桃淬咒水吞符。無所不至。吾將以靈素痺論。金匱胸痺血痺。

諸例。請用從火。庶不致與俗全違耳。

## 亡血家兼傷寒論

問仲景太陽篇中有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有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則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夫亡血是統諸失血而言。何衄家另設一例。且血爲陰。血亡則陰傷。傷陰傷則陽盛。何故汗之。反寒慄而振。衄家何獨不然。又爲額上陷。脈急緊等證。

曰。血之與氣異名同類。血雖屬陰。實爲陽氣之根。與氣相爲維附。一息不能相離。凡人身中有氣不到處。則血凝不流。而爲刺痛。痛處必熱。有血不行處。則水飲襲入。而爲腫痛。痛處必寒。素有血證之人。復發汗以奪其血。寒慄而振。勢所不免。血既消亡於內。則陽氣無根。所以諸亡血家。驟脫不止。必用大劑人參。欬定神氣。氣欬則血有所統。無復再脫之虞。斯時雖不敢望其陽生陰長。但得扶定胃氣。以進飲食。即是生長之基。設不知此。而用血藥。惟有膩膈傷中。而爲奪食泄瀉之患也。至於衄血一證。皆由陽明經火氣逆行而至。故曰衄行清道。不

知者以清道指肺。遂有衄血出於肺之證。大可噴飯。詳衄血一證。十二經惟手足陽明太陽四經有之。即使因肺致衄。亦必由手陽明經而至。肺雖清肅之藏。素常少血。且經脈不行於鼻孔。其血從何而至哉。蓋陽明多氣多血。是以患此症者。恬不知怪。然憒衄之人。稍有勞動。或煩心過飲。受熱感寒。血必隨火而行。熟徑。蓋火卽氣。氣隨血散。久之經氣并傷。更加奪汗。則血不榮筋。而爲兩額之動脈收引。皆急不能卒視也。其所以不得眠者。虛火蘊隆於胃。胃不和。則臥不安。此皆亡血人復發其汗之候。若因傷寒而致亡血。又當隨證施治。如太陽證失汗。邪留經中而衄。非麻黃湯汗之不解。有熱傳營分而爲吐血。則當清解其內。如犀角地黃湯。黃連阿膠湯之類。凡此種種。未遑盡述。姑就宿病傷血之人。傷寒表證而言。如衄血則宜小建中加犀角、丹皮。咯血則宜小建中加丹皮、童便。吐血則用黃耆建中加童便、阿膠。伏氣發溫而爲吐衄。皆從內而至經絡腎府。通宣涼膈解毒。三黃石膏加葱豉。童便之屬。若感冒風熱之衄。則宜葱白香豉湯加童便。若素有便血而兼傷寒。則宜千金內補。當歸建中寒加竈土炮薑。熱用白頭翁湯。婦人宿患血崩。而感客邪。則宜金匱三物旋覆花湯。加香豉。或

當歸建中。加黃耆。防風、葱、豉最妙。至若邪熱傳裏。而觸動陰血。無論宿病新病。皆無表證糾纏。但須詳從何道而至。或稠或清。或鮮或晦。自可直清本病。竟行無礙矣。

問。亡血家。衄家證見於外。尚有發汗之誤。其血畜於內。而顯發熱頭痛者。得無誤汗之患乎。

曰。凡畜血必有見證。可察而知。其所患處有三。畜於胃脘之內。則胸膈隱隱刺痛。甚則牽引於背。畜於厥陰之經。則脅下痛。引腰脊。畜於膀胱之府。則少腹急痛。若小便不利者。并傷氣分也。其辨治之法。須詳新久虛實寒熱。大率新者多實。實則宜攻。久畜必虛。虛當兼補。寒則非煖不散。最忌酸寒。熱則宜於寒下。然必加辛溫而爲嚮導。亦有證顯虛熱。而所畜屬寒者。必畏寒而喜熱飲。不可因其假證。而誤與寒涼攻血。多致發呃。脫瀉而死。其治畜血之兼傷寒表證。輕則小建中。香蘇葉之類。重則五積散。隨上下寒熱而爲裁酌。至見半表及傳入裏。皆與本病無礙。但久畜虛人。不可輕動其血。此爲切禁。

問。鄒孔昭之弟費仲雪之女。皆患失血。何以知其必死而辭之。

曰。孔昭昆仲俱患喘咳吐血。肩息不得臥。孔昭之脈。尺部雖弦。而寸關却浮。證雖陰火迫肺。脈則兼感客邪。且審其所吐之血。多帶涎水。知必從胃而出。故先與小建中加丹皮。和其營衛。續與異功去朮。加薯蕷蕷皮。下靈砂丹。收攝陰火。則肺胃自清。子昭之脈。關尺皆弦細。如循刀刃。血色正赤。如凝珠。爲少陰守藏之血。故主必死。費仲雪先生久患膈塞嘔逆。中脘攬痛如制。不時痰中帶血。六脈沉細如絲。自謂六陰之脈。及按至神門。別有一脈。上至陽谿。迢迢應指。知胃氣未竭。尚可久延。其令愛不過欬血一二次。尙能梳洗出診。脈得純弦細數。此胃氣已竭。安有復生之理。

問。郭孝聞之室血崩。聞用金鈴子而愈何也。

曰。孝聞夫人暑月經行時。臥涼風中。先下淋瀝。加以惱怒跌哭。遂崩脫不止。小腹中如線下垂。貫心掣痛。常發熱頭痛。遍體煩疼。服止血諸藥不應而進參耆忽然昏憒。不省崩脫愈甚。深夜急遽邀往。脈得弦大而芤。獨左寸尤滑。知衝任二脈受病。明是風入胞門所致。久之風從木化。血愈傷而火愈熾。非旋覆花湯、金鈴子散兼進。不能清其風熱。降其逆氣也。况此證多有火溼血室。濕結子戶。

及鬱結傷脾。怒動肝火。驚恐失跌。種種不同。若用通套升發補斂之藥。烏能獲效哉。

問、兵道李石臺內姪之傷熱。更七醫而轉篤。皆不識爲何證。尊大人何以知其爲血而下之。

曰、曾公曾於夏月從陸來吳。途中中暎。受傷有之。大暑中何有傷寒之證。醫見壯熱昏憤。更與發汗。發汗不已。兼之消導。消導不已。繼進參朮。主見雜出。補瀉偏嘗。正氣轉傷。畜積愈固。而見若忘如狂。身汗如油。直視不眠。唇反不收。齒根腐穢。七晝夜喃喃不休。手足動掉不寧。脈得純弦而豁大中芤。明是畜血。而兼狐惑之證。急與地黃犀角湯加黃連、烏梅清其胃。安其蟲。腹中之黑物自下。而神識頓清。從未嘗用攻血之藥也。

### 多汗家兼傷寒論

問、汗家不宜發汗。則邪從何解。

曰、所謂汗家不當發汗。是指平昔腠理不固。不時傷風自汗者而言。卽仲景例

中。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一條。不過營衛虛。營氣常泄之人。汗之復傷其營。乃有如是變證。非謂多汗之人。一概不可發汗也。嘗見陰虛盜汗者。發汗不得汗。則乾熱不已。汗出則足冷。面戴陽。陽虛自汗者。發汗則惡寒不食。甚至冷汗厥逆。蓋陰虛則血熱。其汗亦熱。陽虛則氣寒。其汗常冷。且有胃氣虛寒者。常出淡汗。凡此皆以發汗爲禁。惟小建中爲主。陰虛加丹皮。陽虛加黃耆。陰陽俱虛。二味並加。胃虛自汗不止。則加人參。又有血虛心痛。則加當歸。血虛寢汗熱不止。則合當歸補血湯。皆萬舉萬當。百不失一者。若夫濕熱素盛之人。舉動則渾身汗出。設有客邪表證。亦謂其虛而禁發汗。則表邪與內濕固結難分。當乘邪未入裏時。急與表散。但表法與尋常不同。必兼辛涼淡泄之味。則胃熱方化。非但無痰逆氣滿之虞。并可以杜風熱內入之患。如越婢加半夏湯。小青龍加石膏湯。麻杏甘石湯。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之類。若治稍失時。邪一內入。卽當隨證用瀉心湯諸法。復有濕熱多汗之人。而兼有虛者。汗之則喘汗胸滿。上熱下寒而上脫。下之則溺閉腹脹。五液注下而不脫。兼陽虛者。汗之則額上與手背冷汗不止而上脫。下之則呃逆嘔噦。暴下不止而下脫。所以犯此皆

死。余嘗用小陷胸合猪苓湯治陰虛濕熱。小陷胸合理中湯治陽虛濕熱。每多見效。倘陰虛下利不止。用赤石脂禹餘糧湯。陽虛下利不止。用桃花湯。間有生者。此皆平時多汗。復感客邪之候。若因外感而見自汗者。則與上法無預也。

### 積聚動氣兼傷寒論

問、積、聚、動氣三者。皆腹中固疾。其受病之原有異否。

曰、積則寒氣客於五藏之膜。血氣不行所生。聚則汁沫積於六府之廓。溢蓄不瀉而成。動氣爲無形之氣受病。所以忽有忽無。與積聚之有形質者不同。問、有動氣之人。不可汗下。其有積聚者。亦有所禁乎。

曰、動氣是脾衰。氣失統運之候。汗下先動脾津。故爲切禁。非若積聚初起之可用攻擊者。若久病氣衰。亦必兼補而攻始應。嘗見有積聚誤汗。則津液外泄。固結隨表藥而上升者。誤攻則氣隨下脫。陰邪無制而愈逆者。亦有下之便利不止。水道濇痛如淋者。內經所謂此風根也。不可動。動之爲水瀨濇之病是也。問、已誤汗下者。爲之奈何。

曰。誤汗。虛陽擾亂而氣上衝。或歟吐眩惕。或心煩惡寒者。通宜五苓散去朮。多加棗仁降斂之。誤下。虛陽不禁而氣下奪。或身熱踴臥。或下利汗出者。金匱大建中湯。吳茱萸湯。附子理中湯。加桂苓急溫其裏。則虛熱不治自息矣。

問三證之表法。

曰。積之兼表者。以溫血爲主。如甘草乾薑湯。加桂枝、薑、棗。感冒則香蘇散、葱白香豉湯。聚之兼表者。以滌飲爲先。如小半夏茯苓湯。加桂枝、薑、聚。或四七湯。芎蘇散之類。動氣之兼表者。以安中爲務。如小建中。黃耆建中最當。非若積之芍藥助陰有礙。聚之膠飴助濕難投也。若營傷無汗者。則合香蘇。凡表藥皆升。而香蘇獨降也。

問三證之和法。

曰。和法總不出小柴胡。然於本方中。宜除去芩苓。積加細辛、乾薑。聚加茯苓、橘皮。動氣但去黃耆。加木香、桂心之類。又須知中虛挾邪之人。胸多寒熱不和。常有痞滿之患。當於三瀉心湯、黃連湯、旋覆代赭石湯選用。若待脹滿喘急而治。難爲力矣。

問、三者治失其宜。而見裏證。當何法以除之。

曰、大約中氣久虛。及有宿病之人。先用導法。如積用蜜餞加川烏末導。聚用猪膽加薑汁導。動氣用醬薑導。若裏熱勢劇。不必死者。積用大黃附子湯。聚用厚朴七物湯。動氣理中湯去水。加桂、苓、薑製大黃微利之。庶免陰氣逆上之虞。至於伏氣發溫。雖有積氣。當涼膈散。大柴胡及三黃石膏。加大黃急下之。以熱毒從內而發。裏先受邪。所以不禁內奪。非導法所能蕩滌其熱也。

### 疝證兼傷寒論

問、七疝之名。各有不同。且所治諸藥。多寒熱錯雜之屬。何意。  
曰、疝瘕之證。因內經有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句致元方、子和各立七疝之名。咸非內經所謂。內經以邪留諸經。腹中引急諸痛。通名曰疝。近世惟以舉丸之病爲疝。外此皆置而不論也。詳經中雖有藏府諸疝。統而言之。不離任與厥陰。蓋肝則任之生化。任之陰氣爲疝。肝之陽氣爲風。故治疝多用風藥。觀金匱大烏頭煎、烏頭桂枝湯。並不用附而用烏。義可見矣。夫疝之受病。多由寒熱不

和。所以經脈緩急。即使濕熱。必因寒束而痛。伏寒必由火鬱而發。但須詳偏寒。則從寒。偏熱則從熱。如烏頭梔子湯治本寒標熱。少腹中緩急痛引心脅之疝。蒼朮五苓加棟實柏皮湯治癲癰脹墜之疝。皆寒爲熱引熱爲寒導之法。然其證各有所挾。必非空氣作痛。故有血則兼攻血。有積則兼攻積。能識此義。方可與言治疝諸法。

問、疝證多兼風治。表證自可無慮。不識裏證有所禁否。

曰、在無客邪時。治其本病。非兼風藥。若一有風寒。則表藥反難恣用。常見有病。瘕人服羌防柴葛之類。升動陰邪。每致喘脹嘔呃。善治者。必兼桂苓、棟實等味。於香蘇、芎蘇、小建中、葱白、香豉諸方中。則陽氣不致於上逆。若有陳寒。必加烏附、細辛、薑桂之屬。裏氣不溫。外邪必不得散。倘見裏證。切禁苦寒峻攻。與積聚等法無異。

### 淋濁兼傷寒論

問、諸淋皆腎虛膀胱受熱。何古方中多有用熱藥者。

曰。淋之爲病。小便如粟狀。方書分膏石氣血勞五種。丹溪謂諸淋皆忌補氣。氣得補而愈脹。血得補而愈濇。熱得補而愈甚。惟勞淋則宜補氣。但須兼利州都。則水道之熱方化。熱多有腎虛囊中受寒者。證必先寒凜而後溲便。血淋亦有屬寒者。其色必瘀晦無光。不鮮不紫。是皆膀胱虛寒。陽不化陰之候。觀金匱治小便不通。有水氣而渴。用括葦蘆麥丸。消渴之飲一斗。溲下如脂。用腎氣丸。一屬腎氣不開。一屬腎氣不闔。並用附子以司開闔之權。豈可概謂膀胱受熱乎。

問。濁帶之證。丹溪謂胃中濁痰。滲入膀胱。而所下常有赤色者何。

曰。肥人固多濁帶。而瘦人亦恆患此。且多有陰中不潔。敗濁襲入精竅者。辨治之法。大約以乾掩竅端者爲火。不乾掩者爲濕。小水赤濇而痛。或濁有赤色者。爲小腸濕熱。小水不赤不痛。而所下色白。或滲利轉甚者。爲脾氣下陷。壅中癢痛而發寒熱。或有結痛者。爲毒邪所侵。若此種種。詎止痰濕一端而已。

問。淋濁皆前陰之疾。設有是證。而更傷於寒。其治亦相類否。

曰。淋爲精病。濁爲氣病。安得相類。精病則宜黃耆建中。熱加丹皮。寒加附子。下

消走精。二味並加。精滑不止。或夢中走泄。桂枝加龍骨牡礪湯。氣病則宜香蘇散。濕加芩。半木香。熱加葱豉。滑石虛加升柴參耆水氣上逆而渴。五苓散灌吐。取汗最捷。此皆治淋濁兼外感之良法。復有兼雜他證者。如茗溪田孟先久患膏淋。溲中有塊如橘核狀。外裹血膜。中包黃水。乃醉後入房。酒濕流入腎藏所致。遍服利水固精藥不應。溽暑中忽然增寒發熱。喘促悶亂。腰背煩疼。脈見浮濡沉細。是淋久陰傷暑氣襲虛之證。先與生料六味。加川草薢作湯下。消暑丸。次用前湯送木車豬苓丸八服。諸證霍然。又有孝廉蔡允恭。嚴冬患濁小腹結硬。大發寒熱。頭痛自汗。脈得左大右濡。兩尺緊細。乃風痰毒邪入犯厥陰之經。與當歸四逆湯煎服。覆汗而熱除。卽以前方除去通花、薑、棗。加蠍梢陵鯉甲麝臍丸服之。令作汗數日。硬消痛止。但濁猶未淨。或令嚼生銀杏而痊。世人有語銀杏濬精。殊不知其專滌敗濁也。

瀉痢兼傷寒論

問。瀉瀉皆脾胃之疾。何內經有風寒濕熱之泄。且治瀉多有兼用風藥者。

曰。六氣中除躁氣外。皆能爲瀉。其邪咸從經絡入犯中土。所以治瀉多用風藥。卽內因之瀉。亦常兼用。如脾虛氣陷作瀉。用補中益氣。必加羌防以勝濕。乃正治也。其五更腎瀉。昔人皆謂腎虛。而用四神五味補斂之藥。服之未必悉應。殊不知此皆酒濕入傷水藏所致。余嘗用金匱澤瀉湯。加薑、辛、五味、草薢之屬。往往獲效。又有脾腎俱虛之瀉。若小便清利倍常。則泄瀉大作。此降泄多而升氣少。切不可用苓澤之類。且關門失守。腎氣空虛。亦不得用升痰等藥。惟宜附子理中。加紫石英、赤石脂、紅豆以固斂之。如素有酒積、食積、痰濕水飲。或積兼氣滯。頓瀉而兼感外邪者。並宜香蘇散爲主。酒積合澤瀉。多食積合平胃散。痰濕合二陳湯。水飲合五苓散。氣滯合四七湯。瀉證繁多。聊舉一二爲例。餘可類推矣。

問。滯下以通利爲務。若兼感風寒。而與通利。能無妨於表證乎。

曰。痢疾多患於夏秋。本無傷寒之理。然初秋常有非時暴寒。或久痢延至冬時。及休息痢。多有兼外感者。既有表證。自應救表。但須審本病之新久虛實。或氣分受傷。或血分受傷。或氣血並傷。參酌而治可也。夫痢之通利。不過乘初起濕

熱全盛時。乃爲相宜。然在元氣虛人。傷犯胃氣。多有呃嘔不食。下利不止而危者。當知積滯原係腸中津液。因氣不統運。而爲敗垢。惟當宣通其氣。則失統之敗垢自下。未傷之津液自安。後重窘迫自除矣。近世但守痛隨利減一語。概以通利瀉氣之劑施之。久痢虛痢。吾未見有得愈者。況兼客邪爲治乎。方書中原有胃風湯。治風毒下痢。參蘇飲治下痢發熱。白頭翁湯治熱痢下重。敗毒散治熱痢壯熱。陽旦湯治血痢身熱脈浮。陰旦湯治血痢瘀晦腹痛。當歸四逆湯治下痢身熱手足清。五苓散治下痢有熱水道閉。升麻葛根加犀角湯治下痢身熱發斑。調中飲治下痢胸前手足陰斑。三奇湯治後重久痢不除。補中益氣湯治久痢元氣虛陷。及瘧後病後一切虛痢。以上治痢諸則。未嘗不用傷寒之法也。然非博聞強識者。亦難以語此。

問、一人陰虛發熱。下痢赤白。至夜煩渴不寧。或用涼血攻積藥而死。一人陰虛發熱。下痢五色。胸中常覺饑狀。得食則脹。或用補中益氣而死。一人陰虛發熱。下痢不食。郭友三先生用豬苓湯、黃連阿膠湯而瘥。二方並非下痢門中藥。而用之輒應。何也。

曰。世患陰虛下痢者頗多。古人從未闡發其證。未有不發熱。不煩渴。不畏食。不見紅。不夜甚者。蓋陰氣內亡。勢必虛陽外擾。故治陰虛之痢涼血死。攻積死。補氣亦死。惟清解熱毒。兼滋陰血。庶可保全。此用仲景少陰例中救熱存陰之法。與金匱治產後下痢虛極。用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不殊也。

### 胎產兼傷寒論

問。孕婦百病以胎產爲主。若有外感客邪。黃芩、白朮。仍宜用否。  
曰。古人用黃芩安胎。是因子氣過熱不寧。故用苦寒以安之。脾爲一身之津梁。主內外諸氣。而胎息運化之機。全賴脾土。故用白朮以助之。然惟形瘦血熱。運行過疾。而胎常上逼。過動不安者。乃爲相宜。若形盛氣衰。胎常下墜者。非人參舉之不安。形盛氣實。胎常不運者。非香砂耗之不安。血虛火旺。腹常急痛者。非歸芎養之不安。體肥痰盛。嘔逆眩暎者。非芩半豁之不安。此皆治母氣之偏勝也。又有父氣虛羸。或有宿病而胎稟不固者。則當如父調理自安。若因風寒所傷。而胎不安者。則桂枝湯、香蘇散、葱白香豉湯。隨所宜而用之。和解則小柴胡。

柴胡四物。裏證則大柴胡、小承氣涼膈散。隨上下輕重而施。伏邪時氣尤宜急下。此卽安胎之要訣。內經所謂有故無隕是也。下藥中獨芒硝切不可用。凡胎死腹中及誤斷臍腸。胞衣上升。壯實人並用平胃散加芒硝。虛人理中湯。因外感傷胎者五積散。並加芒硝服之。胞胎卽縮小而下。走血之性可知。其半夏大黃雖言孕婦忌服。然用之得宜。皆安胎聖藥。若有客邪而用芩朮。使熱邪留戀不解。反足傷胎。觀柴蘇飲治孕婦風寒惱怒。喘脹腹痛諸疾。卽於本方除去芎藾。生薑。而加白朮爲達生散。瘦胎飲則以芩朮爲君。而加枳殼。滑石。豈二味專主安胎。又能滑胎耶。蓋瘦胎飲一方。特爲奉養太過。胎肥不能轉運而設。今人不達此理。無故服之。傷耗其氣。臨產無力送胎。反至難產。及釀成產後諸患者不少。良由不明虛實補瀉故爾。

問。產後以行血爲務。若有表邪而與行血。得無引邪傷營之患乎。

曰。產後諸疾。非行血則邪不去。卽諸虛證亦須血行。其氣乃復。第行之有方。不可過峻。凡產後危證。莫如三衝三急。三衝者。敗血之衝肺、衝心、衝胃也。三急者。新產之嘔吐、泄瀉、多汗也。其用藥則有三禁。禁佛手散。以芎藾能發汗也。禁四

物湯。以地黃能作瀉也。禁小柴胡。以黃芩能阻惡露也。然皆產後之常法。設有風寒危急。亦將守此。坐令致斃乎。嘗讀金匱產後之例。有大承氣湯。下瘀血湯。陽旦湯。三物黃芩湯等方。不能使人無訝。及見家嚴所治金聖祥婦。產後敗血衝肺。發熱面赤喘脹。人事不省。用二味參蘇飲。倍蘇木加芒硝。惡露卽通而甦。宋某次孫媳。產後發熱頭痛。腹中急痛。死絕復甦者再。與當歸內補建中湯。得以獲安。又長孫媳臨產下痢。產後膿血無度。更兼感冒客邪。而發熱頭痛。此血液大脫。胃氣逮盡。非但難勝藥力。卽益母湯亦傷胃難用。惟借金匱黃土湯之法令。以伏龍肝炒黑。查肉炒焦。砂糖炒焦。陳米入薑棗煎成。不時熱服。取枯以去垢。而有溫中止痢之功。薑棗以和營散邪。三日熱退。痢減。思進糜飲。七日而痢全瘳矣。鄭墨林夫人亦臨產下痢。用連理湯加木香二服而止。止後卽產。產後嘔吐大汗。以抵聖散去赤芍。加炮薑、黃連而康。徐日昇婦。草蓐中發露得風。壯熱頭痛。面赤胸煩。用香蘇散加荆芥、葱豉而熱除。但手足心熱。不時煩擾。善食易饑。二便不利。與三物黃芩湯而安。以上等治。未嘗不用汗下。不用寒涼。而暴病熱緊。不得不猛治者。下手稍輕。去生便遠。其病久氣衰者。非但不可峻攻。

峻補亦是不可。必緩劑輕調。以俟胃氣之復。務在臨證權宜。若拘世俗之見。而禁汗下。專事血藥。以治胎產之疾。我未敢信以爲然。

### 經脈

經脈出自靈樞。本當全篇融貫熟讀。爲醫門之實學。第苦覩縷交加。難於誦記。於是稍爲裁削。略其繁辭。兼取軒岐、仲景切於經脈之文。參入一二。以爲訣診之捷法。若言筆削聖經。則我何敢。

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使膈膜遮隔濁氣。不熏心肺。布胸中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循臑內。下肘中。循臂內。入寸口。循魚際。出大指。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是動。邪若氣氣則病。肺脹滿。膨膨然而喘欬。其脈布胸中。故病喘則病。肺宜溫潤。躁則病寒。亦病。胸中痛。缺盆中痛。缺盆乃手足陽明脈氣所發。肺病則胃不升。大腸之氣不降。故氣不行而痛甚。則交兩手而瞀。瞀麻木。也是主肺所生病者。邪在血血。所生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氣盛有餘。則喘渴胸盈。仰息肩背痛。風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風寒在表。故汗出中風邪。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寒。而怯然少氣。金衰則傷其氣。故小便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寒。而怯然少氣。金衰則

水潤故膀胱氣化不  
行而溺色黃赤也。氣絕則皮毛焦。爪枯毛折。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大腸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肺脈出次指大腸脈即受肺交而起食指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膕外前廉。上肩出髃音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大腸上接小腸下接迴腸傳送不潔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是動則病。齒痛。熱飲頰腫。是主津所生病者。大腸與肺爲表裏。肺主氣。津由氣化故。津或泄或閉皆津所生之病也。目黃口乾。鼽。衄。喉痺。詫腹中雷鳴切痛。感寒則泄。氣常衝胸。瘡日發而渴。肩肺膿痛。次指不用。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皮膚殼殼然。堅腫而不痛。虛則寒慄不復。肩背肘臂外痛。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頰中。入上齒。挾口環唇。出大迎。穴名「絡於目」。陽明絡於目。主肉其脈挾鼻。上耳前。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下大迎。穴名在頸動脈應手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挾脅。入氣衝中。氣衝穴也其支者。起胃口。循腹裏。下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兔。伏兔在膝上六寸。脾關在伏兔後。下膝臍中。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

指內間。其支者。下膝入次指外間。按足陽明厲兌內庭間谷皆在次指靈樞甲乙脈經俱作中指誤。其支者。別附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是動則病。灑灑振寒。善伸數欠。顏黑。伸欠顏黑土勝水也惡人與火。胃實則熱則惡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邪故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陽盛則四肢實。則能登高也。火盛與水相激故激搏有聲即腸鳴腹脹也。本輪篇云大腸小腸皆屬於胃。罵詈不避親疎。胸神明之亂也。是主血所生病者。是主血所生病。狂瘧而不渴濕溼瀉。陽明多氣多血。蒸於心下。下滲陰痿足廢。衝督帶三脈皆聚陽明陽明主潤宗筋。主東骨而利機關也。汗出鼽衄。唇潔潔暴難言。甚則不能言。面腫齒痛。必惡清飲口渴唇脰腫也。面顏黑。頸腫喉痺。不能言大腹水脹。土病不能制水也。膝臍腫痛。膺乳氣街。股骭外廉足跗上皆痛。次指不用。腹膜脹。胃脘當臍而痛。上支兩脅。膈塞不通。飲食不下。胃中不和。則不能正偃。腹中鳴。身重難以行。胃熱則宗氣喘數。胃之大絡名虛里。出左乳下。其動應衣宗氣也。氣盛則身以前皆熱。消穀善飢。溺色黃。此陽熱在經在府之辨也。氣不足。則身已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凡陽明虛寒在府之辨也。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上內踝。音循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脾氣熱在經在府之辨也。

健而食易消寒則衰

胃脘痛。

腹脹。善噫。

脾脈入腹屬脾絡胃故爲痛陽

而上干陽明故氣滯而爲噫得後與氣

則快然如衰。

便後失氣則快然如病衰但倦怠耳身體皆重

脾濕之氣下流也

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病氣

利強血病則痛煩心心下急痛。

寒瘞瘞泄瘕

脾寒則爲瘞瘞

水閉黃疸不能臥

滿傷氣

病則痛煩心心下急痛。

寒瘞瘞泄瘕

脾寒則爲瘞瘞

也善饑善味指痿足不收行善瘻強立股膝內腫厥大指不用寒冷則厥而響響

然腹中殼殼便溲難心痛引背不得息實則腹脹溲便不利身盡痛虛則四肢不

用五藏不安百節皆縱腹大腸鳴飧泄而黃不嗜食食不化怠惰嗜臥九竅不通

身體不能動搖當臍上下左右動氣氣絕則脈不營肌肉舌萎人中滿唇反盛者

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

其直者復從心系上肺出腋下下肘內循臂內後廉入掌內循小指之內出其端。

心系有二一則上與肺通爲心包絡之總司一則下絡小腸爲周身血脈之總司

○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則心火炎耗故渴善笑善忘眩什煩心善驚不寐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膺背肩脅滿痛膿

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而喎浸溼瘡瘍舌乾焦苦消渴舌破心胸間汗實則笑不休虛則悲胸腹大脅下與腰相引而痛氣絕則脈不通血不流髦色不澤面黑如

漆木。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間。上循臑外後廉。交肩上。入缺盆。〔上衝心貫肝肺〕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却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頸。抵鼻。至目內眥。○是動。則病嗌痛。領腫不可以顧。〔痛在頸側也〕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小腸別清濁病則清濁不分而流耳聾目黃。頰腫鼻衄。不咸行無制是主液所生病也。〕腰脊上衝心而痛。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晴明穴也〕上額交顛。其支者。從顛至耳上角。其直者。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轉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脊間貫臀入膕中。其支者。從髀內左右別下貫脾。挾脊內過髀樞。下合膕中。以下貫端內。〔端音端足跟也〕至小指外側。○是動。則病衝頭痛。〔邪循經上而痛也〕目似脫。項似拔。〔痛在頸後也〕不可俛仰。脊痛似折。〔寒上〕髀不可以曲。膕如結。端如裂。是主骨所生病者。〔腎主骨膀胱故亦主之。世本作是主筋所生病者。誤。痔瘻虛則痔狂癲疾。邪入於頭顱信項痛。目黃血滙出。勦。畜也。〕

鈕則成流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卽欲小便。而不得。胞痺少腹。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濤於小便。上爲流涕。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項背腰尻。膾踹脚踝痛。小指不用。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走足心。循內踝後。別入外踝。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橫骨中。挾脅。循腹上行而入肺。橫骨一極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水火左者直上入肺。腎藏有二其用交通而循喉挾舌右者直行臍腹而上是動。則病饑不欲食。飢不欲食也。面如漆柴。枯也。欬唾則有血。真陰損而延喝喝而喘。通於肺也〔口乾咯血〕坐而欲起。陰火上乘雖能靜也目睭眴如無所見。人之明在瞳子。瞳子者。骨之精。腎心如懸。若饑狀。心不交則精神雜散。故心如懸。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氣怯故惕惕如人將捕之耳鳴。遺泄。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言氣走而不能自利口黃瘡水虛上實故爲黃瘡。其額上必黑。腸澼。腎開竅於二陰。故爲腸澼。熱如膠。煩心心痛。痛引腰脊。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臥。泄利下重。足下熱而痛。小腹急痛。腰下冷痛。自言腹滿。而實不滿。脰腫。煩冤。冤爲冤熱。骨痿不能起。眇中清。眇音抄季指清黑。清厥意。

不樂。四肢不收。身重寢。汗出憎風。氣絕則肉軟却。齒長面垢。髮無澤。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諸邪之在心者。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脅。下腋。循臑內。入肘中。下臂。行兩筋間。入掌中。循中指。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無名指也。○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脅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諸脈雖屬於心而行太陰肺部脈之逆動皆由。包絡之火故。又欲得效。煩心心痛。痛引腹脅。掌中熱。脈起心胸入掌中也。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

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顙。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耳前。交頰至目銳眥。三焦有上中下之名。其形則一在七節兩腎之中。所謂上焦如霧。中焦如滯。下焦如瀆。是言三焦之用非實有三也。○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而痛。嗌腫喉痺。三焦之氣通於喉。不和則渾腫矣。往來寒熱。是主氣所生病者。水病必由於氣也。汗出目銳背痛。頰痛耳鳴。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

用。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溢則水留。卽爲脹。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膽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至肩上。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支者。別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抵顎。下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街。達毛際。橫入髀厭中。卽脾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脅。下合髀厭中。出膝外廉。循足跗。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從足入跗。入大指間。○是動則口苦。澹病則液。故口苦。濡病則液。宿汗則口苦。嘔。心脅痛。不能轉側。善太息。氣不舒。故善驚惕。心下憺憺。恐人將捕之。嗌中介介然。數唾。心脅痛。不能轉側。別貫心循脅。裏故病則不能轉側。耳無所聞。甚則面有微塵。體無膏澤。澹病則春升之枝葉凋瘁而色枯槁也。足太陽之筋。循太陽之筋。是爲陽厥。病本屬火。是主筋所生病者。肝主筋。膽爲肝之府。故亦主之。世本作是主骨所生病者。誤。頭角頷痛。目銳眥皆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挾癰。汗出振寒。瘡勝則拔。寒陽勝則出。肝脾瘡。胸脅膝胫踝前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少陽終者。耳聾。百體盡縱。目系絕。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絡膽直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頤額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顱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是動則病閉目不欲見人腰痛不可以俛仰熱痛上丈夫頽疝婦人少腹腫痛則咽乾面塵脫色淅浙時寒熱兩脅下痛引少腹上下無常處淋洩便難脅痛支滿手足清面青唇黑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作酸飧泄狐疝遺溺閉癃頰腫喉痺吐膿血吐血下血暴湧不止瘦瘡惡風渾身酸麻疼痛四肢滿悶筋痿不能起陰縮兩筋急轉筋足逆冷脛痺陰癢盛則善怒忽忽眩冒眩運也而顛疾顛頂痛也氣逆則頭痛耳聾目赤腫痛虛則目眊眊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善恐如人將捕有三足少陰是腎藏陽一屬涎沫一屬血虛不可不辨氣虛裏足少陽是膽虛陽涎瀆沃足厥陽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 奇經

脈有奇常十二經者常脈也所見諸證皆平常無奇其奇經八脈交加中外絡繹諸經所見諸證皆忽起忽伏脈亦忽去倏來故謂之奇舊說以爲奇偶之奇。

恐非至當。若爾則不應有陰陽維蹻平聲音竅之偶矣。所謂督脈督於身後諸陽。任脈在於身前諸陰。衝爲諸脈之海。又爲血海。陽維維絡諸陽。主一身之表。陰維維絡諸陰。主一身之裏。陽蹻得足太陽之別。主一身左右。諸陽陰蹻得足少陰之別。主一身左右。諸陰二蹻皆起跟中。使人蹻捷。帶脈橫束季脅。約束諸脈。爲諸經之別貫。各有專司。蓋人身之氣血常行於十二經。而後及於八脈。若受邪。則先傷入脈。而後傳次六經。所以越人譬之溝渠。溝渠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督脈起於下極之俞。音並於脊裏。上至風府。項中央之脈督脈也。名曰風府。入屬於腦。陽脈之海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皆上額交顙。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腹中。入循裏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少腹直上者。貫陰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系兩目之內中央。○動苦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不孕。癰痔遺溺。嗌乾。卒口噤。背反張。瘻癰。腰背強痛。不得俛仰。脊強反折。及痛頭重不舉。大人癲疾。小兒風癩。其脈直上直下。而中央浮。或尺寸俱強直而浮者。督脈也。

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絡舌。陰脈之海也。同足三陰並行腹裏。其浮於外者。出毛際。循關元后門。卽丹田氣海。而歷三脘。循膻中。至缺盆。缺盆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動苦少腹繞臍。引陰中切痛。入房太過衝督受傷多此。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月事不以時下。腹皮急。腹中有氣如指。上搶心。不得俛仰。拘急。志慾不遂。陰火上乘多此。其脈橫寸口邊丸丸緊細而長。或弦出寸口。上魚際而丸滑者。任脈也。

衝脈起於小腹之內胞中。爲血之海也。其浮於外者。起於氣街。卽氣衝在少腹並足少陰之經。難經云。並足陽明之經。以穴考之。是陽明挾臍各二寸。而下行與衝脈會於明矣。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動苦邪氣裏急。氣上衝咽喉。不得息。喘息有音。不得臥。腹中刺痛拘急。寒氣客於衝脈。則脈不通。故喘動應手。有寒疝痛。則上引胸中也。其脈直上直下。而中央牢者。衝脈也。凡人兩手脈浮之俱有陽。沉之俱有陰。陰陽皆盛。此衝督之脈也。衝主浮。督主沉。刺衝督陽維起於諸陽之會。諸陽皆會於頭。會於頭皆主持衛氣。其脈發於足太陽外踝。循膝外廉。

上脾關。抵少腹。側循脅肋。斜上肘。會手足太陽。陽蹻於膕俞。在背後脾上循耳。會督脈於風府。上腦空下至風池。與諸陽會於頭。○動苦寒熱。陽維爲病在表故苦寒熱而足太陽少陽始終隸附故二經爲病苦寒熱腰痛。痛上怫然腫。又腰痛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肌肉痺瘡。皮膚病。下部不仁。汗出而寒。羊癲倒仆。多發於日手足相引。甚者不能言。若陽維不能維於陽。則溶溶不能自收持。織密溶緩其脈從尺外斜上。至寸而浮者。陽維也。

陰維起於諸陰之交。諸陰皆交於胸主持營血。其脈發於足少陰內踝。循股內廉。上行入少腹。會足三陰。上腹裏。去腹中四寸半循脅會足厥陰於期門。直乳下寸半上胸脅挾咽。與任脈會於頸。○動苦心痛。陰維爲病在裏故苦心痛陰維雖交三陰實與任脈也脅滿腰痛甚。則悲以恐。癲疾失音。多發於夜肌肉痺瘡。汗出惡風。身洗洗然。洗與若陰維不能維於陰。則悵然失志。其脈從尺內斜上。至寸而沉實者。陰維也。

陽蹻起於跟內。出於踝。直上循股外廉。循脅後脚。上行肩膊外。上挾口吻。至目內。上行髮際。後入風池。○動苦緩縱不收。陰縱而陽急。陽蹻脈急當從外踝以上急內踝以上緩腰背痛。羊癲倒仆。多發於日心風偏枯瘡瘍。體強。目瞑不得瞑。其脈寸口左右彈。浮而細綿綿者。陽蹻也。

陰蹻起於然谷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中。上循胸裏。入缺盆。出人迎之風。入鼻屬目內。眞至咽喉。交貫衝脈。○動苦拘急不弛。陽緩而陰急。陰蹻脈急當從內踝以上急內緩少腹痛。裏急腰痛。相引陰中。男子陰疝。女子漏下不止。癲疾寒熱。多發於夜

帶脈行於季肋圍身一周。如束帶然。與足少陰會於十四椎。自下而上則十四椎十二經與奇經七脈皆上下周流。惟帶脈橫束如帶。而衝任二脈循腹脅夾臍傍傳。流於氣衝。屬於帶脈。絡於衝脈。衝督任三脈同起而異行。一源而三歧。皆絡帶脈。○動苦腹滿。腰溶溶若坐水中。腰腹縱如囊水狀。婦人腰痛。少腹痛。裏急痙攣。牽引季肋下空軟處。月事不調。赤白帶下。其脈中部左右彈而橫滑者。帶脈也。

### 運氣

諺云。不讀五運六氣。檢遍方書何濟。所以稍涉醫理者。動以司運爲務。曷知天元紀等篇。本非素問原文。王氏取陰陽大論補入經中。後世以爲古聖格言。孰敢非之。其實無關於醫道也。況論中明言時有常位。而氣無必然。猶諄諄詳論

者。不過節究其理而已。緩使勝復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  
非時之化。百步之內。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異。豈可以一定之法。而測非  
常之變耶。故余僅取司運規例。詳釋其義。以資顧問。其六元正紀中之某歲某  
氣。當見其病。世所最重者。概不采錄。

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  
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

五運之化。有常數。客主之運。有代遞。蓋六氣之有主客。五運亦有主客。主運皆  
起於角。以次相生。如木主春令而爲角。火主夏令而爲徵。土主長夏而爲宮。金  
主秋令而爲商。水主冬令而爲羽。每運得七十三日五刻。與六步主氣同。但歲  
氣有陰陽。主運分太少。假如甲年爲陽土。則主運始太角。而主少徵太宮少商  
太羽。己爲陰土。則主運始少角而生太徵少宮太商少羽。此主運之氣。必始於  
角而終於羽也。客運亦一年五步。假如甲己爲土運。甲屬陽土。甲年則太宮爲  
初運。少商爲二運。太羽爲三運。少角爲四運。太徵爲終運。己屬陰土。己年則少  
宮爲初運。太商爲二運。少羽爲三運。大角爲四運。少徵爲終運。太少相生。凡十

年一主令而竟天干也。但主運則必始於角。而終於羽。客運則以本年中運爲初運。以次相生。此主運客運之所以有異也。

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

主氣者地氣也。如厥陰風木主初氣。少陰君火爲二氣。少陽相火爲三氣。太陰濕土爲四氣。陽明燥金爲五氣。太陽寒水爲終氣。君相二火相隨爲一歲之主。有常無變。故少陽相火繼君火行令。循序而生濕土。所以太陰土居相火之後。氣之順行者也。客氣者天氣也。如子午則太陽爲初氣。厥陰爲二氣。少陰爲三氣。太陰爲四氣。少陽爲五氣。陽明爲終氣。丑未則厥陰爲初氣。寅申則少陰爲初氣。卯酉則太陰爲初氣。辰戌則少陽爲初氣。巳亥則陽明爲初氣。蓋初氣皆起地之左間也。而客氣之濕土居相火之前。乃陰陽先後之數也。○按六氣分正化對化。如子丑寅卯辰巳爲對化。對司化令之虛。則勝而有復。午未申酉戌亥爲正化。正司化令之實。則勝而不復。

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岐伯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帝曰。願聞其

道也。岐伯曰。初氣結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

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也。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此之謂也。帝曰。間氣如何。岐伯曰。隨氣所在。期於左右。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不當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逆順也。

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大小齊等。命曰平。陰之所在。寸口何在。岐伯曰。視歲南北可知矣。

甲子南政少陰司天。陽明在泉。則兩寸不應。

初氣太陽二氣厥陰三氣少陰  
四氣太陰五氣少陽終氣陽明

己亥南政厥陰司天。少陽在泉。則右寸不應。

初氣陽明二氣太陽三氣厥陰  
四氣少陰五氣太陰終氣少陽

己未南政太陰司天。太陽在泉。則左寸不應。

初氣厥陰二氣少陰三氣太陽  
四氣少陽五氣陽明終氣太陽

己酉南政少陰在泉。陽明司天。則兩尺不應。

初氣太陰二氣少陽三氣陽明  
四氣太陽五氣厥陰終氣少陰

甲申南政厥陰在泉。少陽司天。則右尺不應。

初氣少陰二氣太陰三氣少陽  
四氣陽明五氣太陽終氣厥陰

甲戌南政太陰在泉。太陽司天。則左尺不應。

初氣少陽二氣陽明三氣太陽  
四氣厥陰五氣少陰終氣太陰

壬子午北政少陰司天。陽明在泉。則兩尺不應。

初氣太陽二氣厥陰三氣少陰  
四氣太陰五氣少陽終氣陽明

癸巳亥北政厥陰司天。少陽在泉。則左尺不應。

初氣陽明二氣太陽三氣厥陰  
四氣少陰五氣太陰終氣少陽

癸丑未北政太陰司天。太陽在泉。則右尺不應。

初氣厥陰二氣少陰三氣太陰  
四氣少陽五氣陽明終氣太陽

癸卯酉北政少陰在泉。陽明司天。則兩寸不應。

初氣太陰二氣少陰三氣陽明  
四氣太陽五氣厥陰終氣少陰

壬丙  
壬寅申北政厥陰在泉。少陽司天。則右寸不應。

初氣少陰二氣太陰三氣少陽  
四氣陽明五氣太陽終氣厥陰

丙戊庚  
丙辰戌北政太陰在泉。太陽司天。則左寸不應。

初氣少陽二氣陽明三氣太陽  
四氣厥陰五氣少陰終氣太陰

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

司天在泉。四間氣者。客氣之六步也。凡初氣爲左間。二氣爲右間。三氣爲司天。四氣爲左間。五氣爲右間。終氣爲在泉。故曰司左右者爲間氣。每氣各主一步。又司天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故曰歲半已前天氣主之。歲半以後地氣主之。

南北政者。卽甲己爲南政。餘爲北政是也。謂南政之年。南面行令。其氣在南。故寸爲上而尺爲下。左右俱同。北政之歲。北面受令。其氣在北。故尺應上而寸應下。是以司天應兩尺。在泉應兩寸也。

脈不應者。指少陰所居之處而言。故曰陰之所在。而三陰以少陰居右。太陰居

左厥陰居右。隨南北二政以定上下也。故曰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反其診者。謂南北相反而診之。北政之年。少陰司天。則兩尺不應。太陰司天。則少陰在右。所以右尺不應。厥陰司天。則少陰在左。所以左尺不應。南政之年。少陰在泉。則兩尺不應。太陰在泉。則少陰在右。所以右尺不應。厥陰在泉。則少陰在左。所以左尺不應也。

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濕。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

厥陰之至。其脈沉。少陰之至。其脈鈎。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至。大而沉。陽明之至。短而濶。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及陰陽易者死。

大寒至春分爲初之候。厥陰風木主令。其脈乍大乍小。乍短乍長。○春分至小滿爲二之氣。少陰君火主令。其脈浮大而洪。○小滿至大暑爲三之氣。少陽相火主令。其脈洪大而長。○大暑至秋分爲四之氣。太陰濕土主令。其脈緩大而長。○秋天分至小雪爲五之氣。陽明燥金主令。其脈緊細而微。○小雪至大寒爲終之氣。太

陽寒水主令。其脈沉短而敦。

## 方宜

醫以天下民生爲己任。當其通天下之才識。非膠執一己之見。固守一偶之法者。之所能管窺也。吾吳爲五方雜處之地。南北士商雲集。苟未明水土之剛柔。風氣之強弱。資稟之偏勝。而欲妄治。遐方遊客。或客遊他地治病。則與圓當方鑿何異哉。况客遊治病。與治遊客之病。其法懸殊。設遊藝他方。惟隨其地之風土。若遐方流寓。又須詳彼此之資稟。此地之風土。方始合宜。故經有一病而治。各不同。地勢使然之語。圓機之土。能於是觸類旁推。匪特行之方內。雖廣諸異域。可以無間然矣。

東方發育之地。土膏氣澤。冬鮮凜冽之寒。四季常行春令。俗尚華而少實。病多熱中疎理。而無真中風寒。即使外感內傷。總由理疎邪入。中熱氣傷所致。詳熱中疎理四字。已道盡。東方元氣病情矣。按吳越皆居東方。而江南元氣最薄。病則虛熱居多。溫順寒宜。苦寒切禁。江北則接壤東魯。其間元氣虛實兼半。寒熱補瀉隨宜。

江左地氣稍厚。略覺奈病勝藥。江右則南近閩粵。內連荆楚。得火土之餘氣。是以不任溫補。然亦不勝峻攻。惟清理中外爲宜。大抵東方所稟孱弱。宜宗東垣復菴。而丹溪則宜於江之左右。新甫則偏宜江南。若河間戴人之法。非西北資稟剛厚人。斷斷乎不可用也。

南方長養之處。陽盛氣泄。窮冬恆服繩衣。四序常行夏令。繆仲淳云。陽曠既泄。則使人本氣不堅。民雖緻理。而霧露不時蒸熱。人觸之者。未免多攣瘡之患。其稍不緻者。則有瘴癘之虞矣。卽居恆無病之人。氣多上壅。而少下降。以故時嚼檳榔。唾皆赤色。是以土人有天蠻不下雪。地蠻不落葉者。則口唾血之語。其患瘴癘之證。亦發熱顱脹。胸滿嘔吐。與傷寒相似。但治法與傷寒迥異。感之輕者。但食檳榔。祛散滯氣。胸膈寬舒。卽愈。重則必需芳香正氣之劑。開發中氣爲主。若誤行發表。則陽氣愈泄。表氣愈虛。邪乘虛擾。發熱愈無底止矣。凡嶺南烟瘴之鄉。天晴亦多霧露。罕見日色。嵐濕與曖暖交升。蠱毒與鬼蜮並虐。感之必內應濕土。中氣先傷。故瘴癘之治。與瘴癘彷彿。俱廣粵正向離明。黔滇斜臨坤位。咸多濕熱氣蒸。閩雖未踰梅嶺。已得南方氣候。水土皆泄而不收。縱有大頭瘟、蝦蟆瘟等疫。悉屬陽邪。其

毒亦易解散。非若北方之地脈堅厚。陰邪積而不發。發則旦發夕死。如疙瘩疽。黑骨瘻等證之暴絕也。

西方牧引之界金沙之域。地高土厚多風。四序常行秋令。其俗剛毅而不阿。其民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臘。則知西蜀稟賦與關西無異。然蜀直指兌澤。元氣與人文俱厚。有三峽倒流之勢。關西正當北斗。地氣與人材俱偉。有劍倚崆峒之概。以其材質俱雋。表裏俱充。故邪弗能傷之也。惟是內氣壅盛。故病宜毒藥。如西域倒倉子和涌下等法。觀內經病生於內。治宜毒藥。一方風氣主治。了無餘蘊矣。

北方閉藏之境。陰盛氣沉。春夏草木不生。四序常行冬令。民稟坎水而生。故常以水爲事。且性好乳食。所以藏寒生滿。則內因之證也。至於樂野處。冒風沙。歷冰雪。其寒可以斷指裂膚。反不言傷寒之病者。以緻理慣拒嚴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卽得傷之。其氣堅固。不能便入於裏。故感之輕者。但需雞湯麵食。助其肝實。其胃自能祛邪作汗。若傷之重者。竟行辛熱表散。裏氣湧滯。便與苦寒峻攻。非若東南之元氣瘠薄。投劑稍重。便致變證蜂起也。惟是腎氣素勞之人。邪乘虛入。而爲卒中之患者。是必峻用溫補。然煤火內蘊。須兼苦降之味。以防火炎竭澤之虞。

蓋煤爲水土之精。人食其爨。長氣於陰中之陽。所以力能壯火傷陰。可不預爲調制乎。復有車塵馬足之勞。不內外因之候。又宜導氣和中。不宜升發溫補。若以南方內傷勞倦例治之。愈益其壅滿矣。然燕與晉魯皆北。燕則左河右岱。地方最厚。魯雖偏居艮上。風氣已北。晉抵關西。惟一河之限。元氣之充實。大率相類。其治亦相類。

中央正中之位。水土平濕。萬類各得其和。四序各行其令。民雖食雜不勞。而多痿厥寒熱者。良由水土平濕使然。以其食雜不勞。元氣平治。所傷亦輕。故導引按蹠。便可愈之。不必毒藥內治。鍼石外治也。然祇言平氣所致。若傷寒卒病。其可拘於此例乎。蓋中央雖居平位。四維八埏之氣。皆得干之。所以仲景有寒熱補瀉之不同立法。皆隨病制宜。以爲天下萬世則。而於中州更宜。按仲景爲南陽聖醫。吏治長沙。皆不離洛楚之地。夫洛與楚皆居中央。而楚則交界江右。稍偏於南。所以一切溫補。皆爲掣肘。以其地氣渾厚。民多溫飽。是以不須補益。洛則水土平濕。平濕則氣柔。氣柔則受補矣。經言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傷寒兼證析義終



\$•10